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繡鞋記 第十二回 黃成通威逼戕身

詩曰： 作惡從來世所憎，昭昭天眼暗窺人。

勸君莫慢誇頭角，夢裡輪虛總未真。

話說流光荏苒，歲月頻催，轉眼間江梅送臘，堤柳迎春。

時值新正十五元宵佳景，家家結彩，戶戶張燈，來往遊人絡繹不絕。黃成通久困家居，心中納悶，一日攜童步出街市，聊散心神，穿街過巷，賞玩花燈，其間景致紛紜，真乃觀之不盡。

所謂：

火樹銀花合，星橋鐵鎖開。

主僕一路行來，剛剛到了一所廟宇，成通滿心貪玩燈景，豈知冤家狹路相逢。亞狄看見成通，疾忙閃避，轉過後街，暗暗叫人，說道：「你們能把黃成通攔截，將他衣服撕爛，毆打一番，每人謝銀二錢以為簽敬。」一眾聽聞，不勝歡悅，個個磨拳擦掌，上前把黃成通推跌在地，舉拳亂打。傷了眼眉、額角，血流滿面，氣不能申。驚動來往行人，齊來相勸，問道：

「所因何故，將他亂打？」亞狄在旁稱說：「只因黃成通不自珍重，貪圖脂粉，窺看人家女子，眾怒難犯，是以被毆。」齊齊說道：「這也難怪。」內有幾個認得黃成通的，為之辯論，向亞狄問道：「比如哪些婦人，與你是何親眷？古語有云：事不關己不勞心。管他則甚？倘或打出事來，只怕足下難辭其咎。

依我愚見，不如釋手放他回家，是非曲直自有公論。」這幾句話說得亞狄啞口無言，卸身便走。黃成通對眾說道：「列位有所不知，只因亞狄倚恃伊叔葉蔭芝身為主事，勢大財雄，屢次將我陷害。如此這般，從頭至尾一一說上。眾人聞聽，不勝扼腕，齊齊上前，叫聲：「黃兄，你今受傷，不能行動，待我們送你回府罷。」說畢，便將成通扶〔將〕起來，送轉南村而去。

家童先走，報與安人知道。葉氏姑媳聞言，肝腸寸斷，槌胸頓足，大叫蒼天。步出廳前，看見眾人扶挽成通端身坐下。葉氏聲說：「有勞眾位哥哥救護孩兒，此恩此德沒齒難忘。」眾人答曰：「不敢，伯母何出此言，令我等惶愧無地。只為令郎被人圍打，我們看見血染衣衿，情殊可憫，問悉情由，故此將他扶送回府。」葉氏安人稱謝不已，吩咐家童茶煙敬奉。飲畢，齊聲：「伯母，令郎被毆，受傷雖不至於危篤，但當小心調養，且待傷痕平復，再作區處。」言罷告辭，起身復向成通安慰：

「千祈保重，不必擔煩。」成通回語：「有勞眾兄勞心費力，深感隆情，銘激五內。容俟傷痊，當即登龍叩謝，刻下不能奉送，乞為鑒原。」眾人連稱：「不敢。」一拱而別。葉氏安人見眾客散去，便與成通換過衣衫，吩咐媳婦將兒扶回內室安臥，並請高明調治。妻子陳氏見夫受傷，不勝悲切，一日三時小心服事。過了幾天，成通傷已平復，舉家叩答天恩，酬謝眾人，安人葉氏稍為寬慰。

一日成通無事，坐在堂中，心內想起被葉蔭芝屢次欺凌，不能泄忿，不覺潸然淚下。安人葉氏目擊情傷，便問：「我兒珠淚暗垂，所為何故？縱使有甚冤屈，且自放開心事。」成通叫句：「母親，孩兒只為被葉蔭芝這個奸強屢屢將我擾害。日前到他家已受扇頭敲打，今日觀燈又被亞狄糾集多人把衣衫撕爛，拳打腳踢，血流滿身，若非眾人勸阻，幾乎絕命。細想這個冤家未曉何時方能解散，看來只好除死方休。」葉氏安人說道：「我兒要解這段冤家，也亦不難，葉蔭芝所圖者，乃係我們田畝，你明日即往清虛觀，邀同顯國叔父，備足三百兩銀，向他贖回揭數，便可兩安無事。」成通說道：「母親所云雖是，但叔父借銀要我們代還，未免出乎情理之外，目今田禾已被他搶割抵利，且待叔父有銀再向蔭芝取贖罷。」陳氏在旁聲稱：

「相公言之差矣，我想顯國是個無用東西，自己名下所分家財久已花散淨盡，弄到無聊，始行入寺可已棲身，時常到來討債，今因不遂，故此串合奸謀將我們田畝作按，寫立揭數，借銀三百兩，以致結下這段冤仇。相公想他有銀取回揭數，可比六月天想雪，全是漏氣的了。依妾愚見，到不如自備資斧向其取贖，以斷葛藤。」葉氏安人叫句：「我兒媳婦所說甚是，你明日即去找尋叔父，不可擔延。」成通諾諾連聲，各歸寢所安歇。到了次日，成通起來安排早膳，餐畢，穿上衣服，攜僕出門，竟往清虛觀找尋叔父黃顯國講話。到了觀中，向長老查問，據長老稱說，數月前你叔往外雲遊，到今未回，不知何方托足，相公請到客堂奉茶。黃成通見長老如此說來，心中悵悵，便即辭歸。葉氏安人見子回家，就問：「孩兒見了叔父，如何談論？」成通口稱：「母親，不消提起，孩兒去到觀中，不見叔父，據長老言知，數月前業已雲遊，不知去向。此事看來只可暫為停止。」葉氏說道：「我兒有所不知，目下春耕在即，若不與蔭芝將揭數理清，將來田禾成熟，伊必復行搶割，豈不更為受害？趁此理明，免貽後患。」成通心內思忖，母親意見雖是不差，但他現在盛怒之下，怎好又往他家贖取揭數？沉吟半晌，叫句：「母親，此事孩兒未便親往，只好托人從中說合。」葉氏道：「無人可托，待我老身前去求他，或邀一線之情，也未可定。倘觸虎威，我乃女流，亦不能十分難為於我。是否可行，彼此不妨參酌。」成通見母如此說來，只得曲為從順：「母親此去務要見機而作，不可則止，毋自辱罵。」葉氏答雲：「我兒不必掛慮，老身也知進退。」言罷，歸房取出白銀三百足，命僕手攜，整衣出門而去。主僕二人片時行抵葉家門首，葉氏啟齒叫聲：「門上大爺，葉老爺在府否？」門公問道：「你是誰人，何方居住，到此何事？一一說來，以便通報。」葉氏道：

「老身乃是黃成通之母黃葉氏，家住南村，到來求見老爺，有話面達，伏祈通傳，方便方便。門公答云：「稍待片時，待我與你通報。」轉身跑進內堂，口稱：「老爺在上，今有黃成通之母黃葉氏求見，乞為酌奪示知。」葉蔭芝聽說，肚內思量，黃成通之母到來有何情事，莫不是要把黃顯國揭數與我理論？

我自有道理，刁難擺佈，使他絕望。」吩咐傳見，門公轉達，黃葉氏躬身趨進，見了蔭芝口稱：「老爺，妾身叩安。」遂即跪下。蔭芝並不回禮，吩咐：「起來。」葉氏起身旁立。葉蔭芝問道：「你到此何事？快快講來。」葉氏安人強作歡顏，低聲說道：「妾身到府並無別事，只為叔子黃顯國與老爺借銀三百兩應用，將我田畝作按，寫立揭數為憑，妾身母子實屬不知。

前者老爺搶割田禾，以致兩相噴論，迨後詢悉情由，始知夫弟不良，存心陷害。第屬在本家，理當代為調停，以全親親之誼。妾身現備揭數三百兩奉還，懇乞老爺將此揭約交還妾身，抑或當面塗銷，以杜後來爭端，兩安無事，尊意以為何如？」蔭芝聞言，微微冷笑：「你這老人說那裡話來，黃顯國當日與我借銀，你並非經手，何得遽行贖取揭約，諺云：捉豬問地腳，斟酒問提壺。必須黃顯國親身到來，方能交還揭數。」葉氏道：

「老爺所說甚是，妾身也曾命子前往觀中找尋顯國，據雲，久已外出雲遊，不知方向，未曉何時才得顯國歸來，故此妾身備銀代為取贖，乞老爺原諒。」蔭芝說：「不必多言，且俟顯國回來再作區處。」葉氏心中著急，再四懇求。蔭芝罵道：「你這婦人不知好歹，我老實對你說明，當日顯國按田書明三個月為限，如今過期已久，設使顯國回來，亦不能收贖了。快些回去，不必在此嘵嘵辨舌，惹我生氣。」吩咐：「與我推出。」一眾家人齊齊動手，推推擁擁，意把葉氏拉扯出門。安人葉氏不勝悲怨，只得攜僕回身。歸到家中，兒子、媳婦齊齊伺接，坐下，丫環奉茶，飲罷，成通開口叫句：「母親，此事蔭芝如何分說。」安人歎了一聲：「事不諧矣！我到葉家，見了蔭芝這個奸強，躬身下禮，用言委婉哀求。他說顯國借銀按田並非你母經手，何得向他取贖揭數？必要等待顯國回來方能了局等語。後來我又再四相懇，他便說此項田畝你叔當日書明以三個月為限，如今限期已過，斷斷不能取回。毋庸多講，拍案大怒，吩咐家人將我扯出門外，正係有口不能分說，只得忍氣回來。」

話完喉頭哽咽，淚落紛紛。成通聞言，咬牙切齒，大叫一聲：

「蒼天在上，我黃成通被葉蔭芝如此欺凌，何不垂憐，與我作主？」登時怒氣填胸，一跤氣倒在地，其母與妻連忙擁扶，吩咐

丫環快煎羌湯灌救。抖了多時，始得甦醒。安人葉氏叫句：

「我兒毋須這般傷感，且待你叔顯國回來，自然水落石出，如今且自由他，禍福憑其所。黃成通平日事母極孝，誠恐有拂就心，只得回頭作喜，叫聲：「母親，孩兒不過一時之氣，從今以後，再勿以此介懷。母親今日賢勞，可請早為安歇。」葉氏安人點頭稱是，舉步回房，成通夫婦也亦轉歸內室。陳氏勸慰丈夫一番，就即登牀而臥。這也不表。

卻說成通心懷不忿，輾轉難眠，獨自起來，寂坐房中。仔細思量，此事如何了結。眼睜睜被蔭芝欺壓，莫能與之抗衡，先人遺下租糧一旦被伊強佔，將來我母子家人以甚麼度活？人生在世，既不能丕振家聲，又不能顯揚父母，而且受人凌辱一至於斯，真乃枉為男子！不若死之為安。所最痛者，遺下高年老母無人事奉，終身昊天罔極之恩，未由報答，生則抱愧，死亦猶慚。在其次者，妻子陳氏秉性溫柔，閨門事夫頗能盡善，本屬百載同衿，何忍一朝分袂？勢之所逼，夫復何言？惟望晨昏定省，與我代勞；菽水承歡，無殆闕志。是我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矣。歎罷一番，嗚咽不已，解下身中羅帶，便在牀旁自縊而亡。